

葉文敏公集

葉文敏公集

墓誌銘 二十一篇

光祿太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王公墓誌銘 吏
部尚書議政大臣馬公墓誌銘 吏部考功司員
外郎新城王君墓誌銘 詹事府少詹事蘇君墓
誌銘 徐母顧太夫人墓誌銘 封吏部主事曲
阜顏先生墓表 翰林院編脩大興王君墓誌銘
陸翁怡靜墓誌銘 華府君墓表 誥贈宋安
人墓誌銘 侯孺人王氏墓誌銘 關季貞先生
墓誌銘 丘太公墓表 鄴都知縣候補京秩高

陽李君墓誌銘 明經學海張先生墓誌銘 孔
孺人墓誌銘 陳母時孺人墓誌銘 華翁錢孺
人合葬墓誌銘 太學李君墓誌銘 誥贈秘書
院侍讀徐公行狀 刑部尚書濟陽艾公墓誌銘

葉文敏公集

墓誌銘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王公墓誌銘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致仕宛平王公以康熙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薨于里第長子司馬公方完中樞膺重寄天子聞有公喪震悼遣大臣慰諭勅所司給公祭葬如禮謚曰文貞於是司馬公于某年月日葬公城西畏吾却之西原先期持汪戶部琬所為狀而屬其門生葉方萬誌而銘焉曰此先公志也方萬不敢辭按狀公諱崇簡字敬哉其先家河間之任丘魯祖龍始徙都下祖鏗

考愛本生考爵兄弟皆仕明三世俱以公贈太子太保
禮部尚書曾祖妣某氏祖妣某氏妣張氏本生妣張氏
焦氏俱贈一品夫人公少為諸生肆力於學日記數千
言盡通經史百氏之書稍長慨然有志當世益務為經
濟有用之術天啟間順天提學御史左公光斗名知人
得公文數白公輔器也丁卯薦于鄉又十六年癸未成
進士知公者欲援之入翰林公見時政亂棄弗就值流
賊陷京師明社丘墟公亦挈家南奔未幾

皇清入主大統公間道歸順治三年

世祖以館閣乏人欲得文學之士儲峙後用遂蒙首選

授內翰林國史院庶吉士與修明實錄分考丙戌科會
試尋除祕書院檢討歷侍讀國子監祭酒弘文院侍讀
學士

詔察明季殉難諸臣始末公疏在內東閣大學士范景
文以下二十三人在外巡撫山西都御史蔡懋德等五
人或身仗節死或父母兄弟妻子相隨死或家人闔門
大小俱死宜急褒旌以廣作忠之典人咸以為允遷詹
事少詹事以疾請告十二年刑部侍郎戴公明說薦公
可大用吏部難之

世祖素知公特命起補原官明年進國史院學士先是

司馬公在翰林亦遷弘文院學士

世祖頽笑曰父子同官誠為美事然朝夕入見俾肩隨齒列可乎因擢公吏部右侍郎兼學士尋轉左不數月拜禮部尚書又明年加太子太保公感激知遇盡心職掌嘗奏言帝王廟制自前明

本朝雖經增定皆祀從采開代帝王然守成之難豈遜創業如高宗高宗周成王康王漢文帝宋仁宗明孝宗此七君古今同稱令主皆宜祀又言宗臣潘美不當在後祀列張浚三命為將一敗于富平則閩陝遂陷再敗于淮西則鼎瓊叛命三敗于符離則中原遂不可復

且勅李綱殺曲端奪岳飛兵柄跡其生平功少罪多亦當羅從祀

詔議裕祭禮公言

華

興

景

獻四祖及

太祖宜南向

太宗宜東向又

詔議大享殿合祀禮公言

本朝所封啓運山宜附中岳壇天柱陰業二山宜附北岳壇議者謂北岳恒山當移祀渾源州不應立廟曲陽公以漢書地理志考之曰按曲陽有三上曲陽屬常山郡在恒山北谷下曲陽在鉅鹿郡鼓聚少陽亭晉荀吳滅鼓是也今之曲陽既非鼓聚又不在北谷距恒山絕遠因奏議者言是又有請祀周公于文廟者公言周公配享武王祀典久定改祀不可從當是時天下又安中外無事

人主銳意鑒正百度公為世儒宗又居禮官之長凡所建白引經據古洞中窺會或羣議紛紜公徐出一言人

人折服由是

寵行日隆而司馬公以學士考績亦加禮部尚書海內
翫美以為楮紳盛事近古未有也公顧以盛滿為憂因
風疾屢疏乞罷皆不允會

世祖江賓公治

大行喪及議令

上登極禮儀日夜辨事左翼門疾大作又再疏請解任
上不得已許公告越三年遂以老求致仕終其身不復
言出矣公家居名愈重時故少宰孫公承澤亦以博聞
有道退老於家公居城西孫公居城東

朝廷制度有所更張士大夫疑未決者不東之孫公則西就公訪焉迨孫公歿而公歸然長德獨為世模楷者又數年晚歲尤潛心先儒義理之學以躬行心得為主不專騰口說間有論述卷道其胸中所欲言未嘗為苟同論詩之正變當以教不當以體蓋體由教定也三代以上詩興樂出于一得其教則詩存不得其教則不存或謂詩有正變教何以有正變不知宮商角徵羽正也變宮變徵皆變也後儒補六笙詩及肆夏詩皆未知聲之義也論春王正月謂春秋之作孔子尊王之書因魯史之文遵當代之制使以夏時冠周月是僖王非遵王

也孔子所書春秋即周之春秋所書正月即周之正月耳其
鑒：如此詩文尤有法度學者經其指授及所獎拔成
名者甚多所著青箱堂文集十卷詩集十卷續詩十二
卷家譜年譜各一卷雜著若干卷公享年七十有七配
一品夫人梁氏有淑行先公四十年歿詳載公所撰行
狀中子六人長熙累任

經筵講官兵部尚書加三級即司馬公也梁夫人出次
顯國子監典簿次然山西靈丘知縣次熙刑部江南司
員外郎側室趙宜人出次燕候補貢外郎次熙候補國
子監學正側室周出女六人長適太倉州同知陳承吉

次適福建按察使張弘俊次許字盧龍教諭朱持正天
次適候補主事水漢雲俱梁夫人出次適諸生張弘佐
趙宜人出次適候補兵馬司指揮孫道林側室田出孫
十人司馬出者三克善都察院經歷克昌廕生克存桓
出者一克貞例監生照出者三克任克遠克劉燕出者
二克寬例監生克恭照出者一克蒙孫女十一人司馬
公出者五長適廕生韋維貞次許字宦監生戴繩次許
字劉榜貢生張光釐俱天次適工部營繕司員外郎胡
介社次幼桓出者四長許字廕生梁雅餘俱幼照出者
一燕出者一俱幼曾孫一人石柱克善出

方藹伏念一代之興必有魁儒碩士應運而起若元許
衡姚燧明宗濬王禕之後日在禁君之左右輔成至治
其流風遺烈至今猶仰之觀公過

世祖出其所學侶論列一時諸大典禮多其手定哀
然為

昭代儒臣之首方諸古人奚復多讓故方藹詮次公事
于此特加詳焉匪獨誌公之庶美亦以昭

國家之盛于無窮也銘曰

於錄

世祖式遏亂畧載戢干戈載興禮樂為生鴻儒仰叶

聖作謨謀朝宇贊勳幃帷簡冊春卿風夜寅洛裕祭大
享援古以酌帝王廟祀議登議削飛石近誣渾源改歲
勝國遺忠請謚贈爵

帝曰俞哉罷褒優渥年方耆艾勇退急流

中朝倚毗溫綸同留志不可誅三疏乞休角巾歸第一
壺一丘經緯史上下千秋發為文章凌韓輅歐著書
明道疏儒脣不言躬行心契孔周為國耆蔡為世師
保碩果弗存人哭蒼昊上感

宸衷賜唁維早繫我司馬弱歲家維陟拜後維尹拜
前是父是子作述綿祀家傳帶笏照耀史編生榮死哀

孰燒烏都城之西畏吾之阡尚高幽墟億萬斯年

吏部尚書議政大臣馬公墓誌銘

吏部尚書議政大臣致任馬公之歿

上軫念舊臣痛惜不已勅所司全與祭奠而其子工部
郎中某等以康熙某年月日葬公于某都某原請予為
其墓之銘按狀公諱希納字嘉謨滿洲人始仕為戶部
主事歷員外郎吏部啟心郎進兵部督捕左侍郎兼管
佐領旋拜戶部尚書議政大臣改吏部尚書三年以病
乞歸又三年而歿公始為戶部主事奉

命巡視畿甸土田八旗屯丁與居民相訐公從容理之
軍民悅服咸賴以安

世祖皇帝器之由員外郎擢吏部啟心卽公敬應兩會
諸習故事人材國計皆有賴焉其在督捕案牘最煩一
以公平處之蓋國家逋逃之法不得不嚴而民情則苦
株累自在事寬嚴皆中情法法未嘗弛而民則稍甦每
奏事輒得

俞旨特授公佐領預聞國政有大事恒待公決其爲戶
部尚書在

今上即位初財賦在各部寺者悉歸戶部

上以經制初更慮奉行未盡善特以公蒞之公凡三
任戶部大經細目無不熟練周悉舉而張之度支無妄

出入至今遵其法而不變者為多當是時在朝執政多公族却姻戚公未嘗少有假借至有以忤意欲除中公者亦卒不為撓又時以財用告絀有為撤兵之說者公以安不忘危力持不可但嚴核私人冒餉及老弱充五者由是兵益精而餉不匱

上既賢公可大用命掌銓衡公確秉成憲不以己意參伍其間凡所簡汰無不中格仕路肅清終其任官吏不敢犯法時某有力者代人求為某官多方動公久之竟不得因謂其人曰吾策窮矣馬公過峻不久當去位君姑待之耳其持止多類此未幾以勞瘁成疾屢乞罷

上重違其意久之乃令致仕蓋

興朝受天之佑勲業垂統三十年一時豐沛後起之士
顯名當世誠不可更僕數然其間率情任意致滅頂濡
首之悔者亦或有之如公之出處泰然始終一節而卒
能以功名終良可尚也公居家篤行長者有漢萬石君
之風服官數十載儉約一如寒士教子弟必以忠孝嘗
謂郎中曰自祖父及予並歷顯仕今小子又儻官矣其
念國恩勉圖報稱公方病聞議撤三藩遂揣其必為亂
將草疏陳得失會疾急未上既而西南告變公投袂起
曰此豈臣子息偃在床時耶力疾扶詣

關備陳討賊方略

上見而撫之勞慰有加退愈草屨續之際猶以不能報國為恨於戲疾病不忘君死不及私公之忠誠詎出古人下哉宜其生榮死哀克昌厥後而顯榮高朗之慶未
有涯也公生于天命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歿于康熙十
三年二月十九日享年五十五高祖姚曾祖夏護祖雅
護十大臣始著勤勞于

王家父福塔戶部尚書清慎貞時望以公故並贈光祿
大夫吏部尚書議政大臣配關氏封一品夫人子女若
予人孫男若干人銘曰

大業初起名世幸與南陽豐沛代有休祿顯允馬公事
我

宗祖遙遙華胄夾業從龍公起世臣茂德躋朝材綜度
支威信賊曹令之尚書古稱司會國計銓衡宗枋有賴
公更敬歷錯節盤根規隨畫一成憲是存股肱蕭曾腹
心良平百志惟興百度惟貞

朝守思公留袞威治公拜稽首疾勿任事奉身而退教
子作忠公惟全始以克全忠始之終之明良盛世存歷
崇階致當上謚銘詩誌墓樂石豐碑凡百君子過者式
之

吏部考功司員外郎新城王君墓誌銘

吾友考功王君以康熙壬子閏七月罷官奔母孫宜人
喪歸明年七月某日卒于家方君母訃至予唁之聞室
中孺子泣聲驚曰嘻甚矣古不云乎恐難繼也及行見
其貌羸瘠杖然後起加憂焉告曰毀不滅性也君無言
哽咽而已既知君抵家臨母喪則哀號自擲踊絕者數
四退居苦次旦暮哭不徹散未幾果病君父治堊室令
居焉君不以病故自弛食必痛惡不櫛沐不解帶卧衣
蒙盡生蠟蟲弗顧也親故相譬曉者則益悲多不護言
而去病寢急醫謂猪肝可補心君泣告家人我軍心血

耗盡忍食此乎竟以毀距小祥八日而卒予聞居喪之
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頭有瘡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
則飲酒食肉故曰不勝喪比于不孝今君之所行毋乃
異焉者嗚呼先王制禮所以防天下之中人懼其有所
不及而為是人人可行以範其趨使之勉而至爾若夫
至行純篤之士固無待於此而致其情也君教十年孺
慕忽為失其母哀而毀毀而弗能起孰違之然哉直一
時之天性不容自斂以至于此而後之人或稱其純孝
或惜其過禮君當日皆弗敢知也脩短生之常理君之
死偶不幸爾世之居喪不哀且毀者何限其誰能無死

乎俗儒拘牽故常不達禮意見君之死顧以為與予之
所以深感也君諱子祿字子底別字西樵世居山東之
新城高祖重光曾祖之坦祖象晉皆前明大官父興教
令封某官君中順治壬辰會試乙未同進士出身除萊
州教授擢國子助教吏部考功司主事稽勲司員外郎
癸卯主河南試拔士梅得人會禮部夙銜君指試文不
合格帝連下獄考驗無所坐然猶褫君職為民又八年
起為考功員外郎再入銓愈侃侃自厲是非可否一無
嫌阿張學士貞注建言斥君力爭不能得賦詩贈其行
人怵之不為動尋御史崇言事復議斥君又力爭且曰

某與御史無一稱藉所以如此為名教不為御史也李
竟獲免自是君亦不安于位再歲誣誤去矣君屢隨皆
非罪人謂必不堪處之泊如報罷日方閑閑與今商榷
經史如不聞者其恬淡不急仕進又如此君兄弟友愛
叔士祐季士禎皆舉進士而季官戶部父章與君齊名
人呼二王若以北宋之二蘇者居京師標飭士遇二王
在坐皆斂手避去四方士大夫無識不識得二王一詩
則以為榮或不得則忽如有失然君之可重實以至
孝過人生平志行皎然不苟出處而區區文藝特其餘
者也君卒年四十八娶鄒氏張氏兩孤啟演啟沆將以

某年月日葬君某阡而戶部遣人告予曰吾兄垂歿猶
念子臨別言知之者惟子請為之銘噫予奚忍不銘銘
曰

吾聞君之歿一鄉之人哭之罷市又倣古私謚尊其名
曰孝節先生大書特書于閭史君之聞于時傳于後雖
多而蔽其大兩言而已於戲三代之直而乃在乎君之
里吾欲泚筆而加銘焉其何易于此

詹事府少詹事蘇君墓誌銘

昔夫子之言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
又曰富與貴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
賤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
成名夫仁之為道大而其理甚精夫子故沾沾以約樂
富貴貧賤言之何也吾嘗論之入之不能舍境以求心
明矣世之學者高談心性往往爭離合于分寸秒忽之
間一旦出與物交利欲乘之變惑瞽亂而喪厥守者何
多也季路子夏孔門之高弟也夫子之稱季路緼袍不
取而已子夏嘗言入聞先王之道而悅出見紛華靡麗

而悅二者交戰惴惴：為懼不免如此斯非事之至難者
歟若吾友蘇君亮江其庶幾矣若少為諸生即以學行
稱於人及筮仕累教官進禮退義未嘗不以其道清簡
若節二十年如一日予嘗過君居門外車馳馬驟驚塵
雜皆披其帷君方抱膝危坐與之處嗒焉終日不知心
之自遠也其子弟環聚講藝雍然蕭然童僕亦慎謹慮
樸無外慕又以知君之脩于身而利于家也君於諸儒
之言靡不覽究獨以程朱為歸晚歲灑掃一室懸朱子
像于中朝夕敬事近思錄節要諸書手鈔數過士後進
者輒以此告之每稠人廣坐眾抵掌談笑各道所欲言

君問發一語皆平日所誦習者多見為迂謬不樂聞或
目笑之君亦不覺吾不知於仁離合何如而所謂約樂
富貴貧賤亦鮮足動其心歟君尤以風俗人心為念嘗
告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世諱言久矣吾與子身為
士大夫盡思所以振之嗚呼運會波靡如江河奔潰四
出而靡止君乃欲以區區一身障之即予亦豈敢謂然
乎然其志可悲也已君諱宣化亮工字也先世家真定
之晉州明初有以軍功得官徙京師祖一龍父萬春皆
以君兄宏化貴贈懷遠將軍君登順治乙亥進士選翰
林院庶吉士年廿分校會試稱得人授編脩升國子監

司業侶侶以師道自任六館之士嚴憚之歷侍講侍讀
侍講侍讀學士詹事府少詹屬疾在告命未下而卒年
五十有八娶某氏繼某氏子三某某女一適某君未
殁前數月予會於蔣學士弘道第有座客善相人指君
曰是翁絀於官獨藏於年耳君大喜漫問能七十乎曰
向上能八十九乎曰更向上然則百歲耶曰即不百
歲亦相差不遠也予戲語君翰林官欲高位需久次君
年如此何憂絀君亦笑曰予言是雖然我欲歸矣退憶
其事如昨日耳而忽已隔世哀哉予謂君性耿介與時
寡合不宜仕宦然歷官四品不為不達至於清心寡欲

泊然少營仁者壽君實有之而竟未六十以歿豈其理
之難信歟何術者之言不神也某某以某年月日某君
于永定門外之東趙崗而予爲之銘曰

皦皦者易汙若之白不可涅也峴者易缺君之剛不
可折也惟其心之安焉所以爲甘節也志雖未行于時
百世之下聞其風者莫不悅也彼毫釐之齡視之壽將
蟬窠若君名偕此石長不滅也

徐母顧太夫人墓誌銘

故贈翰林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崑山徐公之配

誥封太夫人顧氏年六十一康熙某年月日終于里第
之內寢時仲子翰林院編脩秉義請告家居而伯子右
春坊右贊善乾學叔子翰林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元文
官京師兄弟並負海內望叔子方奉

命日進講

弘德殿間陳獻藻務以古帝王治平廣

上意

上亦倚注甚切聞有表重惜其去又察知哀毀不忍奪

遣官慰諭致祭恩數有加士大夫無識不識爭是吊唁
僦舍外騶呼般相馬行道不得往來路人噴：何太夫
人有賢子如是某聞之曰嘻而知其子未知其母或問
其故曰三子信賢所以顯其親至矣然非太夫人之恩
且勤教之有之亦安能遽如是哉曰可得聞歟曰三子
之少也太夫人即知為偉器延師課之值歲祲自咽麥
飯奉師食必腆潔贈公教出遊關越豫章賦逋責百
端太夫人獨身措枉不遺三子知伴得專於學也所讀
書必覆校皆誦親為講說文義語及士人忠孝大節必
反復開示曰汝曾不可不自勉既退省其私若受誠則

色喜否則呼至如難青蓋無一日不然也及長為擇交
賓客至太夫人立屏後察其言論舉止果賢乃俾遊處
鄰有貴家子欲交伯子太夫人窺之曰此非端人必墜
其家謝勿通未幾果敗人皆服其識且為子慮遠也叔
子舉進士第一人太夫人安之自若貽書言

主知難時盛名雖到汝宜思不愧科名其後伯子仲子
相繼及第太夫人訓勉一如叔子也三子同仕於
朝太夫人以為贈公費老歿當益務光大前人者且王
臣誼不恤家嘗有疾勅家人勿告其子以母故不安於
位一歲中數遣使訊官下有何事何以盡職業報

天子未嘗一及私也三子所受俸錢悉奉太夫人然愈
儉約自處如寒素稍贏則以周親鄰之乏次則食邑之
餼者衣寒者樁埋死且堽者吾將推廣

朝廷之仁且俾諸子知不專以祿養也嗚呼世之稱母
慈毛裏而已矣血漣而已矣其所屬望顯榮而止有能
持古人名義責之如此者乎其子既歷職仕為顯人矣
而聞：然誥誡勸諭頃刻之弗釋譬諸良農得嘉穀焉
是播是種是撫是養竭終歲之勤而後食此一日之報
太夫人之生也人榮之死也人哀之其亦不偶然已矣
聞者皆應曰然於是伯子叔子以其月日後跣南行泣

語某曰聞諸禮三月而葬今歸將啟先人窆以母氏祔焉惟子習於吾家請為之銘予唯唯退伏思太夫人生長名族夙嫺禮教凡婦人常德世所恒言者未足述之獨教子一事因功最勤收效亦最遠且太居常慨先王教養之法廢在下者皆聽其自為材太夫人以弱女子長養成就一門之內得三賢子而三子亦遂以所學上佐聖主下張清天下士一時後起有名迹者出三子門為多推原所自皆本太夫人此其所造非一身一家事雖有他美略而弗書可矣太夫人高曾祖皆顯於明父同應有名德母何氏嫺于贈公後十一年歿贈公有側

室子亮彩尚幼太夫人撫教之如自出孫某某曾孫某某墓在縣治西某所銘曰

昔劉子政傳列女有母儀婦道賢明貞順之目而世之述閨閫者恒臚列而未已而范蔚宗則謂但宜按次才行爲高得其一操自足標美於青史若太夫人懿德具備而教子之功尤偉至今吳中爲子者必以太夫人祝其親爲父母者必以太夫人所出嘉其子謹擬是而書焉可以師一時興百世矣

封吏部主事曲阜顏先生墓表

明崇禎某年

王師再入闕畿南諸郡相繼陷河間守臣顏公胤紹死
之子伯璟自家奔赴所至獲火荆棘或連日不得食土
賊什伯為羣猙獰髮植數礪必欲下見其晝夜哀哭皆
感動不敢害卒負父遺骸以歸會稽倪文正公過而吊
之曰父忠子孝是我師矣文正公者故戶部尚書元璠
明亡後懷宗殉社稷者也當是時顏孝子之名聞天下
即封吏部主事先生也方河間之破也

王師乘勝南下先生家兗州城已破體素肥自度不能

逸麀仲弟伯珪曰去疾走父所毋為兄弟死此仲不忍
先生給使他頗憐自戍城下仲俯視大駭徘徊間兵至
遂被殺而先生墮壕間一日夜復甦為邏卒所得見軍
帥辭抗厲不少屈帥詢知復甦驚延之坐先生涕泣
求至河間省父帥曰究破時河間陷一月矣若難往何
益先生為言父平日忠義不苟全我幸遇公得不死曷
釋我去冀得收父骨帥惻然改容使人護之出壘時先
生婦亦被斫傷垂死子呱呱牽衣哭先生得釋匍匐行
未嘗一回視也昔東漢龐參父遭亂歿於蜀范年十五
西迎父喪載柩觸石破泣人前接范：抱持棺柩不動

遂俱沉溺衆哀其義鉤求得之療救僅免先生所遇
之艱百倍於范而風烈過之世多謂古今人不相及豈
其然哉嗚呼忠孝之理根於天性上下千百年來之易
也而人往之難之者則以貪生怕死之一念迫乎其中
不覺苟且而失節耳以視先生一往不顧諱不旋踵卒
其志遂而其身未嘗不存然則隱忍者豈必皆生而蹈
義者又必果死耶先生入

國朝隱居不仕有六男子長翰林院編脩光猷次吏部
稽勳司主事光敏俱有稱于時封先生如次子官以康
熙某年月日歿於家將卜某年月日葬某原因爲此文

俾鏡諸墓後之人間先生行事一旦臨大故知決擇無
為利害所搖奪庶幾風厲之旨于是乎在

翰林院編脩大興王君墓誌銘

翰林院編脩大興王君之歿也莫有日矣其門下生中書舍人汪某以狀請予為銘予與君同舉順治己亥進士當是時滇黔新定海內混一

世祖皇帝大喜再會試天下士甫撒棘引見中式三百五十人君在衆中狀貌永冠甚偉問其年以五十餘對世祖固奇之及殿試名在二甲第一即選入史館越二年

今上即位授翰林院編脩翰林院文學侍從臣職務稀簡朝恭罷策羸馬入署坐移時即出其老成者多自愛

重休沐日闔戶不與人接然令世方爲進取以少年後
給爲能率目爲迂鈍無用往三積官累年若不聞有是
人者又其遷轉不與他京朝官通他京朝官或累月一
遷或累日一遷獨翰林十餘年常守故官世益賤簡之
者自以耆儒經明行脩常撤撤不爲時下年雖老意氣
彌壯每當廣坐間講說古今談論時事翳開髮張聽者
聳厲人或不能止不顧卒困于資格僅一主江南鄉試
預備

世祖實錄而已不能久有所建監二齋志以歿蓋自
君歿而向之所謂老成自愛重者益鮮其人矣予昔讀

史之東漢李太尉薦樊英等以為一日朝會見諸侍中
並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倫顧問者悵然為時惜之未
嘗不義憤感激嗟乎時人君子學古守道其不能俯首
隨俗以取合當世固其宜爾一旦天子思博文直諫之
士冀諸左右仗之陳嘉謨義譙論又或試之大事以觀
其節招之不來麾之不去不知屬之彼乎屬之此乎此
君之歿尤可悼也君諱勗字某灌亭其號生某年卒某
年先世自山東壽光徙大興祖良佑父有第階故明時
猶吏母張氏君冠以約壯為太平知府贈父如其官母
恭人故君貴例不重贈娶蕭樞人生二子智斐早卒孫

二人擢歷皆幼以某年月日葬于某所君家素貧及仕宦產益落其歿也自含殮以迄窆窆之具始終如禮皆諸門下生之力銘曰

謂君非仕兮胡施紳紆珮僕：而時造乎公庭謂君為仕兮胡飢寒困踣垂老而寂守乎一經舍不能以藏兮用又不可以行嗚呼世其無意于君兮百年之後欲知人而論世者尚有考于余銘

陸翁怡靜墓誌銘

青浦陸君孝武既舉進士入翰林居常悅々不自得問之則以父怡靜翁母許孺人久歿無銘辭生母何孺人又老多病歸養未能也無何何計至於是孝武後蹠南奔謀啟二親之窆以何村焉將行再拜請予為銘按狀翁諱從龍字五雲少為郡諸生學明行脩門下問業者常十百人卒困于時不遇以歿鄉人私謚怡靜先生云兩孺人俱有婦德子祖備即孝武何出也予聞銘者名也孝子不忍沒其親而託之能言者以名之也孝武之意豈以翁連世充窮有德弗曜欲藉予之文使名于

後耶於戲賢人君子莫不思自豎立顯名當世而無如
遇之通塞命之情短不可必也猶幸吾身雖死而有賢
子若孫繼其志雖為之吾未死可爾為人子者念及此
而不敢喘乎哉禮父母既沒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
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守其身如執玉
焉脩其身如琢玉焉然而人子之善有廣狹則父母之
名亦有近遠使吾親之名被一家而已孰若被一國乎
被一國而已孰若被天下乎是故幼而學之壯而欲行
之位期高非為貴也祿期厚非貪富也立身行道揚名
於後世以顯父母不如此無以極吾善之施而親之名

有被有不被也孝武年未壯一旦辭鄉校為

國家侍從臣所以行道揚名不患無具雖然士固有脩
之家而壞之天子之廷者矣昔人有言高大其門閭令
容駟馬高車為宗族交游光寵此世俗之顯其親非孝
子之顯其親也人有不為而後有可為孝武勉旃舍其
所不為而盡力於所當為使吾之善由一家一鄉施於
天下他日海內頌之史冊書之推本其自出曰此某之
教也翁之名將與天壤長存若予之文奚為哉余重哀
孝武之意故誌翁墓而媿之及之以見使翁名於後者
在孝武不在吾文也翁生某年歿某年許儒人生某年

歿某年何孺人生某年歿某年墓在某原陸氏先塋之
右銘曰

吁嗟陸翁志在強飭窮遇物淑且賦遭時屯蹇譽不彰
艾年登逝尤可傷有美令子擅文章蔚為國器升明堂
調和六轡行康莊將歷萬里試騰驂翁也齋志庶足償
若水有源流乃長永言孝思維顯揚我述此語為此藏
錯石埋銘志勿忘

華府君墓表

康熙己酉十月同年生無錫華君扶翩踵予門請曰振
鷺先府君績學砥行孝于親恭于兄與人哀忠信謙讓
匪振鷺之言通國之言也將于來年卜葬某灣祖塋之
穆月日有期矣敢以墓上之辭累吾子又白振鷺不孝
冀奉先人遺訓為國家紹乎通之綬積其勤勞僥倖綸
綍之賜歸告柩前然後擇萬家之地以妥先靈余遭廢
斥已矣貧不能具禮草率從事惟有道君子錫之一言
吾子其各此乎予聞而哀之昔孔子論天子諸侯卿大
夫士庶人之孝固有等矣而要歸於能竭其力終始無

憾則一也觀其稱舜曰大孝稱閔子騫曰孝哉舜為天子而閔子騫僅為士則人子之事親可知也孟子言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又言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有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未之有也嗚呼自世俗論之則以為富貴利達能榮其親矣自君子論之苟失其身則三公之貴親不榮也不失其身則韋布之賤親不辱也扶翩宰府君之教銳力文章奮身甲科可謂無負矣其得罪也特因江南大吏不快於一二士大夫借道賦一事取已完者竄名其中聲動

朝廷構成其禍意初不在扶翩也而不幸縣胥失察牽

連而及併以去官扶翩之賦未嘗通則于國固無罪而
守身固無失也同時得罪之中如余輩數人不敢自誣
上章叫屈因而得雪者有之矣扶翩獨恥自言故隱忍
至此今

天子振拔幽滯日月之照無微不燭方將盡取無罪者
拂拭登用之則扶翩之榮府君有在毋為汲汲此也至
于貧不能具禮則孔子又言之矣子路曰傷哉貧也生
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
之謂孝歛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為禮吾聞
之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然未嘗不稱家之有無令扶

嗣以養親之故胼胝手足竭其力以襄事雖不能如世
之張皇誇美亦不至如孔子所言之陋扶嗣其可無愧
而府君有知又奚惆乎府君系諱生平及其行事誌中
載之已詳故不具述余哀扶嗣之意慘然書此俾揭于
墓以慰其無窮之思且今後之覽者知人子所以事親
之道云

誥贈袁安人墓誌銘

今太常少卿已縣劉君方顯重而封公前孝廉了菴先生有名德稱當世皆著予一日太常持母袁安人狀向予泣曰痛哉某之為鮮民也人孰無母慈不能養某幸竊祿於

朝而吾母逝久矣今卜葬有日藉予一言少塞無涯之悲敢拜以請吾母東歸吾祖母遠沒事吾曾祖母謹遇有疾兩封股肉雜羹以進創相接無呻吟聲也吾父試諸生不利舉於鄉又因公車吾母安之知其不遠時也吾父遭世故產中落吾母布衣操作主饋無缺之吾父

夜讀書輒市酒肉相勞苦甘稍餘不入口其薄於己順
於夫如此也吾母舉子皆自乳稍長佐吾父教之諸某
兄弟有小過則立寢門曰生兒不才肖母愚也為君羞
奈何吾父慙勉之乃已其撫諸子又如此也以吾母威
德曾不獲下壽比中人之享其一追思若無所容於人
世也惟子其哀之而先生則曰吾更有痛於吾婦者往
明天啟間吾郡樊賊變婦共吾居園城中備諸艱苦崇
禎末吾稔天下亂挈族居却食指哀婦雞鳴起入厨下
作粥大鑊中箕口手均之日為常冠至吾與婦攜子女
奔走衝波急狀崩崖墮石踐荆棘觸蛇蝎當死數矣婦

弱女子不惟不撓先事周慮多賴其力以全閭其賢而
罹多難又中道以折也是以父子齟齬焉諸子子子宜
勿辭予受其先後言謹書之於歲安人之於劉氏序矣
奉其祖姑相其夫鞠其子艱難險阻身脩嘗歷及事勢
稍定方與一日之安而年又不待譬諸操舟涉大川風
濤洶涌舟中之人懼而濟而操舟者顧沒言可傷也已
詩有之將恐將懼惟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先生
之悲悼與太常之哀慕而急欲得人傳之也固宜袁氏
故名族安人生某年歿某年年若干以太常貴贈孫人
再贈安人子孫男女若干人某年月日葬某所而予銘

曰

無成有終繫臣與地安人象之繫我劉嗣人亦有言鞠
躬盡瘁死而後已弗尸其利雖然煌煌者丹絳奕奕者
彤史絀前而伸後天之報賢媛至矣是宜其人已往而
名常在乎百世

侯孺人王氏墓誌銘

古之為人銘其墓所以紀述功德垂示無窮使後之人感慕興起也以施於偉男子烈丈夫則可矣若婦人女子其起居不離房閨其職不踰乎中饋雖有嘉言美行無從發聞表見亦何取銘而傳之與其或閨閣之內間有奇節偉烈赫赫在人耳目者又必所遭不幸而為生人之不顧有至於宜室家諧好遂安常而遽順其車可稱益寡然紀載以來賢人君子因人而請而為之書往之不絕而其人與文亦卒以傳其世則又何也余嘗讀二南之詩而嘆其於門內獨詳當時之婦女振采芣

伐條枚各供其職之常以至公侯之夫及大夫之妻在
洛在汜芣苢相藻以襄其夫共承祭祀時謂后妃有克
配之德助宣陰教者亦不過采芣耳而盈傾筐刈芣覃
以為締結一二細務外絕無殊異可述者而風人派連
咏歌以為王化之行莫威於此吾乃知後之為婦者苟
能勤其內職無愆婦道則皆有闕于世而裨益王者之
化宜其見錄於文詞而為賢人君子之不拒也余竊為
銘者乃無錫侯選某官侯君某之配婦人王氏王故邑
著姓儒人父為前朝顯官少聰慧善治家將遣嫁其母
曰女適人吾失左右臂也既歸侯奉事舅姑必盡禮其

舅姑曰家有婦我可不任其勞也侯君好學喜文孺人綜理內外不以他事擾其心君又多四方交客至孺人輒充飲食供帳不足則典簪珥衣服佐之以故君遊日廣譽日起與君相莊三十年生子女若干人歿之歲才四十有五而已嗚呼我

國家敎敎旁決江以南距京師雖稍遠無異周之陝東西故孺人為婦時即如二南女子漸被文明之化及侯君得官於

朝孺人方將比公侯之夫人大夫之妻共襄祭祀敬共其職以承在上之陰教而不幸溘焉以殞此君之歎歎

追慕而不能已也余竊附風人之義與之以銘又何不
可哉於是侯君以某年月日薨儒人某所而余銘曰
聖者德奇者年背白日衰黃泉夫駕義子象賢考幽宮
固且堅安體魄永無遷

關李貞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某字某姓關氏其先出自東吳相國澤世居浙之山陰元末避方氏亂遷吳之東倉再徙崑山在明十世領歲薦一人舉孝廉兩人至學訥公諱某以文行稱為諸生都講即先生父也先人為入善事親家雖貧甘旨必具有三兄兩姊奉之甚謹次姊適毛氏冬月單衣操作先生一見急解已綿衣進之姊泣曰弟念我不自惜乎先生故作不畏寒狀曰弟年壯差耐寒且家尚有他衣毋煩姊憂也其實先生禦冬止一衣特以妙故詭詞以對其至性過人多此類也先生自以家世業儒學

訥公七試京兆不售發憤自奮於學顧數奇屢遭擯斥
然志益勵不少挫及其子今進士君補博士弟子乃喜
曰繼吾志有人予是不復就試以教授生徒自給進士
君為文日有報先生旦暮望其通顯然輒戒之曰士人
立身以忠信為本我見嫺黨中皇：仁義而行事相戾
者其人雖富貴不顧汝曹效也聞者皆以先生盛德必
躋遐令見其子成名當世不意遭疾遽歿年五十三而
已蓋自先生歿後十二年是為

皇清順治甲午進士君始舉於鄉又四年戊戌成進士
又十年康熙戊申葬先生於河區桃花涇之新阡進士

君雖登第家貧如先生時減衣損食累年始克卒業葬
之日其禮備其物豐進士君率弟墨面毀瘡跣跣號慟
如初喪遠近赴弔者數百人咸嘖：相告曰闕氏有子
先生不死矣進士君將授官會江南道糧獄起吏誤入
姓名籍中因羅去海內識與不識皆為扼腕冀其復錄
用云予與進士君尤善其為先生銘詞不乞世之名公
巨人而屬之予蓋稔知予有素不肯以毀譽徇人雖其
言不文猶可徵信於後也先生元配歸孺人生遲即進
士君繼楊孺人生遲邑庠生初歸孺人歿時進士君方
四歲其伯父主家政藁葬孺人於祖塋之旁日月既久

不可復遷故先生葬止楊孺人附焉進士君尤以為感
自為告母文一篇叙致酸楚讀者嗚咽予假別為一文
釋其意茲不載銘曰

吁嗟先生志則疆飭躬遇物淑且臧遭時屯蹇名不揚
艾年奄逝尤可傷有美賄子善文章蔚為國器升明堂
調和六轡行康莊將歷萬里試騰驟偶一蹙足頓道旁
匪馬不善御不良明明

吾皇撫八荒窮崖遠谷播春陽託功獨過度汪洋寧令
一士終旁徨我述此詞慰幽藏刻石以族紀勿忘

丘太公墓表

蓋予順治戊子始交吾友近夫因識開遠先生先生長
七尺闊面豐頤髭髯微短目光炯炯如世畫羽人劍客
狀以近夫故數至余家喜食酒至斗不亂與之廣浩浩
落落稍涉譴譏斬乎莫能干也甲午乙未間授經予弟
家塾往來益密先生家雖貧親鄰偶乏絕有升合必分
之雖不與世事遇歲侵人飢輒感頌不樂即稍穰喜曰
民今活矣每時而至焉哦韓魏公詩顏史彪滿三農望
收拾神功寂若無之句託人曰此真宰相語士君子不
可無此器量坐客皆驚先生顏色不忤以為常予輩與

近夫課文用惡刻苦先生至必哂曰得失命也何乃因
一第噤心哉近夫在客中行最脩經最明一時同學生
相繼爲去近夫獨數踏省門不見收嘗踉蹌慮無以爲
先生歡先生顧謂曰我僅以是期若耶曷不務遠者大
者卒未嘗以介意也先生體素強無疾丁未秋年七十
二忽卧不食時近夫館于楚予在家往省之先生一見
即曰我疾必不起君與吾子厚當以銘累君問所苦曰
我心無一事惟安靜以順天地之化而已意氣如平時
言笑不輟又數日先生歿矣悲哉先生姓丘氏諱萬垓
開遠字也自長洲徙崑爲崑諸生娶于朱有婦德先先

生卒子四長鍾仁即近夫次鍾知鍾能鍾拔近夫於某
年月日葬先生墓所徵銘于予予曰銘以內諸幽不若
揭於隨之昭昭也乃為此文併銘之墓上嗚呼先生身
不沾一命而其志長在民與物足不出于州里而其神
常與造化者游于焉足以測之哉獨以識先生二十年
其人往矣而音容笑貌時時在耳目間又追惟夙昔之
言情不能已始就見聞所及撫實書之使後之欲知先
生者不至無考云爾

鄧都知縣候補京秩高陽李君墓誌銘

今夫志節之事宜出于學士大夫然有平居無事坐談書史器然名義自許及一朝遭變泚澗在前白刃在後忽焉喪其所守者利害迫于中威武懾于外即面汚行而有所不暇恤也若天性忠孝而又生強仁慕義之邦世篤忠貞之族其堅確之椿生死不渝固非幹詡之流可同日而語者如吾友高陽李君諱菴非其人耶燕趙古稱多慷慨悲歌之士而保定一郡于今尤烈數十年來邦人之取義成仁赫々在耳目間者何可更僕數若自束髮即耳濡目染少而習安有若天性故其令

鄭都也遠滇逆之變并鬼分野五州二十次縣鎮撫以下莫不反顏事仇甘受偽命若不過一邑長吏耳詎能抗鴻張之勢而反之正哉然始也謀集吳拒守勢不可支則以死自誓雖兇鋒所加命在漏刻據衛堅卧義形於色不為少動迨拘囚民舍困苦三年東閭而逃崎嶇山溪篁箐之間跋涉魑蛇豺虎之窟終歸京師再覩天

日

天子嘉其節方且寵之京秩明示天下以愧勵為人臣而懷二心者不幸生歸未幾溘然觀化九原不可復作矣豈不悲哉君名如渚澹菴其字生而類異甫讀書即

以忠孝仁讓為學順治丙戌薦於鄉己亥成進士初授
萬安知縣兵荒後經界混淆盜壘不報稅君按畝清丈
頑民無所容其奸俗重婚嫁靡費無紀產女者多溺死
君設為厲禁而生聚漸蕃改知零陵軍民謀虐軍為民
病諸於上官嚴治之水夫工食向以給兵兵罷責取民
間如故君一切革去兩邑皆尸祝焉君祖都閩公諱守
成父文學公諱預母某氏君弱冠值家難收祖父骸骨
於兵燹之餘負衣衾成殮以葬母卒零陵官舍扶柩還
鄉露宿悲號三月不怠撫養弟如沆竭誠教愛弟疾則
憂不能食訓誨諄切至於流涕如沆亦克舊屬有聞于

時妻劉氏國學生振龍女子六人榛府庠生檜邑庠生
標國學生餘俱幼女一人適庠生冉琛孫男三人女壹
人君之歸自賊中也間聞匍匐困遂成疾弟又居官不
能獨理家政乃折己產命諸子與姪均分宗黨稱仁讓
焉君素工詩當陷蜀時悲憤填胸發于歌咏多忠君愛
國之思予既為序以行今年三月某日其子榛壽將葬
君于先塋之某穴沆來請銘予不得辭也銘曰

惟昔杜甫身陷長安各散蒲柳點滄江平喜遠行在涕
淚受官君亦羅襲大節以完忠不忘君間道平酸胡為
弗祿貴志窮泉燕山蒼々易水漫而幽宮永託萬世是觀

明經學海張先生墓誌銘

士之懷才負異不得志於時而堙鬱以老者豈少哉東
方生有云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顧
用典不用何如耳予讀安丘學海張先生狀而悲之蓋
先生有兄弟三人云當明之季皆以文學行誼稱於其
鄉伯嗣倫舉萬曆壬子本省鄉試早卒叔緒倫崇禎辛
未進士為御史視兩淮鹽政守法抗權貴人投劾以歸
者也獨先生數舉不見收以諸生貢入太學遇恩例當
得州縣官棄弗就曰此何足溷我蓋至

本朝定鼎初年六十餘矣猶強一試京師復報罷歸而

致於戲明重進士之科非由此進不得躋公卿之位而
有志之士亦不肯舍此而求他仕此世所以不獲先生
之用而先生亦無所施設于世也狀言先生在鄉里急
人之急匡乏困救灾患兵燹荒祲後賴以全活甚衆以
有賢成不之官府而之先生有陳太丘王彥方之風又
言侍御在兩淮時有飛法者索千金謁先生冀脫免先
生曰吾冒于貨而陷弟以敵法耶叱出之其耿介又如
此假令得紹半通之綸謀人家國之事其所建立必有
過人者彼富貴利達豈足動其心哉書不云乎有敵有
為有守汝則念之若先生者可不謂兼此三者歟古之

王者方深念其人而欲得之後世乃以資格之故屏置之而不用此固立法之不善而在上者之羞也于先生又奚憾先生諱繼倫字漢菊學海其號父 母王氏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娶許氏又娶孔氏子一貞孔所出也康熙壬子拔貢生官翰林院孔目士大夫知之者以博學弘詞薦于

朝稱國士為其婚姻子姓其戴家乘先生與許姜已久今墓木拱也貢因葬其母孔而并請為其父銘鮮民之底誼不忍辭也述其事而無繁詞以徵信也銘曰
其才也雄遇獨并需雖有子而考終猶抑鬱而不舒然

今名之貽罔獨處其有餘子也豈下父實權輿故能安
靈于濰水之原而奠厥攸居

孔孺人墓誌銘

予既為張子貢誌其父明經君墓矣則又得其母孔孺人遺事而太息曰天下有為人母如孺人者哉方明經君捐官舍時貢才九齡耳宗族姻黨歟其多資脫：為思漁獵之內無期功強近之親外有虎狼窺伺之懼孺人手提孤兒獨身與衆支拄卒能折強暴而不為之動其可悲也里豪葉密藏也覲園中莢樹將斧焉孺人多方諭之不聽勃然曰鼠子敢耳以吾家無人故不知有老婦在耶五步之內以頸血濺女矣豪倉卒出不意駭遁去孺人曰吾豈愛一樹顧漸不可長耳立命伐之因

大會族人出明經君遺橐千金以次授之又某田與某
某宅與某一日中庭斥糞盡明經君故有出貸錢若干
孺人取券書悉焚之榜諸門令負債者自安撫貞泣曰
吾今後始貽女以無患矣於戲螻蟻螯手壯士銜腕賞
不去孤不存毀家紓難非智且勇其能之乎此孺人所
以不可及也夫婦人之職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固不
欲以才見也婦人以才見必其過之不幸矣吾獨依明
經君當日負非常之槩思欲稍自見於當世而瀟老無
所遭卒不獲少施設孺人一弱女子值家多難願能保
門戶全遺孤使張氏之業危而復安奇節瑰行赫然顯

名于一時則亦豈可謂之不幸哉貞既長賢而有文惟
孺人之教是守其在太學予為太學官以一日之長事
予去年秋持一鱣謁予曰此吾母機所成俾為先生贅
者予甚愧其意又因以知孺人之能終相其子也今年
春孺人歿貞于某月某日將啟明經君之藏以孺人祔
焉遣使告予予聞之記云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
之齒又曰夫也者以智帥人者也婦人從夫則婦人不
當有專誌雖然以孺人之豎立若此又豈可以樂論哉
乃為銘曰

維母賢行宗祀處孤嫠戡大事子之昌母所教雖合窆

宜別錄

陳母時孺人墓誌銘

宜興陳生宗石為其生母請銘而持兄維崧之狀以來
畧曰母姓時家亳陽南之張珠鎮父藝早亡我父處士
公中年家事繁吾母湯孺人聞母賢力請處士公求以
自佐母之來歸也一稟湯孺人教一切務配終滙麻糸
補細諸細瑣皆能代其勞未嘗令湯孺人知也壬午湯
孺人歿子女五人獨崧稍長娶婦餘皆未成立母長
者逆師傳幼者調飲食推燥濕惟謹不異湯孺人在時
既而自乳子終不以己子故視嫡子女稍間也處士公
喜賓客晚歲耆暮不出家日益落然客屬至如故遠方

人職丹甕陽橋下者大率為處士公未也母黽勉有無
求所以得處士公歡萬狀客或卒歲不去或一客居我
家一二十年母始終供待無倦色處士公喜以為湯隲
人未亡也丙申處士公喪母哀毀備至踰年母亦亡茲
兩親見背固極之恨無以自解猶賴母在以撫我幼弟
而不意逝之又速此茲之詮次其遺事欲求能文者之
一言以慰吾幼弟之悲也維茲之所述如此處士公諱
貞篋字定生故少保子廷子以文學氣節聞於時而湯
孺人御史北京女名族也母居陳氏數十年歷歲衰常
變之過奉承上下能使女君安之夫子宜之及其既歿

而嫡之子猶稱慕勿棄則母之賢其果異於人矣母生
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葬于愛陽之東所享年三十九
子二宗石太學生維崗處士公典滴丘侯公子方域交
善以女字宗石依歸家以居攜弟同往故維崗亦娶高
丘之宗氏宗石告予曰宗石自奔喪返故鄉營葬訖復
來高丘又十餘年矣每歲時念我母未嘗不淚落下
也予曰子其歸乎故鄉父母之體魄在焉安可違也母
葬以順治戊戌冬而予銘以康熙丙辰夏於是推此意
而屬以詞曰

維古之人芳重去其鄉我有丘龐兮其情難忘生獨胡

為芳竊他邦生之父母芳諸兄成行繫爾生母芳惟生
是將昌不遠歸芳戒爾車航秋霄零芳春霜陳酒醴
芳薦稻梁子拜慈母芳婦謁尊嫜母子天性芳幽明相
望精氣感通芳母心悅康天將大錫孝子之類芳俾爾
後人永其昌

華翁錢儒人合墓誌銘

無錫為江南壯縣人物殷庶然言大族者必首華氏自
南齊孝子寶居錫之惠山其後宋都尉崇因宦移家汴
梁三傳至原泉復還錫又九傳至明處士懔辭徙錫之
蕩口今為蕩口華氏云振玉翁處士七世孫也翁生質
重有至性八歲喪母哀毀如成人及長事父竭其力父
歿事祖母及繼母生養死莫忘如禮其喪繼母年六十
矣猶悲啼作孺子狀人無不稱其孝翁兄弟五人伯仲
早世撫其孤如子族人有以里役困伯兄子者翁身任
之曰吾在寧重累稚子哉多方撙之卒不動兩弟為繼

母出繼母贍產若干歿後悉歸之曰弟貧應從厚我何
須為人無不稱其不可及居常退讓不督人過屋旁有
隙地鄰之築者越焉翁弗較有貸其金賣者金散慰之
曰匪賈不良命也復予麥百斛卒不責償人又無不稱
其長者華氏既為錫大族自蕩口外復有興道南關二
支各以居自別明三百年諸書牘仕冠蓋相望翁獨弗
喜仕宦初就傳即曰我務實行耳母事空言故其居家
以躬行為本明俗士人未為博士弟子者終身着小帽
如細民天啟間翁婿王永吉官儀曹歸攜儒士劉并製
儒冠奉翁却帑御曰吾久安韋布負耒橫鉅沒齒野人

足矣此奚為哉蓋其循本不遠勢利如此嗚呼我觀兩
漢以孝弟力田取士風俗醇朴最為近古明初下詔選
富戶人材有學行者太則任方面小則宰郡縣如浦江
鄭氏烏程沈氏不絕于書蓋人主所以風厲民俗使人
人興起自勉于長厚其盛事也翁生明之季拘于資格
雖有至行墮于上聞及至

我清肇興翁已年老而有司無有能知故事舉此歲典
請之

朝廷者故翁卒不膺一命以歎而終其身此有識之君
子為世道惜而嘆生之不偶也於翁奚恨哉翁諱某振

王其字生明某時歿某時年八十有六祖某父某母某氏繼母某氏妻錢儒人亦名系柔順婉孌克相翁以成其行生某時歿某時年五十有五子四人琰全昌龍玫女三人長適福州知府王永吉即官儀曹時攜儒士劉奉翁者次適某孫男若干人錢儒人既先逝於某年安厝某所翁之葬也琰全昌玫俱已年獨龍於某年明日扶翁柩兆合烏諸銘于予予與翁孫章志同舉進士家在寬距錫二百里知翁詳故不敢辭龍有志操而章志登第方少年人皆謂天之報施善人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昌歲未艾為能益大其族也銘曰

彼肥而我瘠彼先而我後矣取之者薄而蘊之者厚惟
不責其躬以克施厥胃我銘斯石億年不朽

太學李君墓誌銘

予官京師李生煥以先人太學君狀來請銘蓋君之死
十五年矣生曰煥非敢後時也以先人脩德行義未竟
天年非先生之文無以慰吾親於地下予讀其狀嘆曰
是有道君子也宜見于吾銘久矣按狀君諱嘉言字聖
達姓李氏其先故唐守室五代時避亂居新安五傳至
江西鎮寨大將軍諱祉生三子分居祁門新田婺源巖
田浮梁界田號三田李氏而居婺源者為仲子曰德驪
文數傳寄保君魯祖廷法君祖而時安者君之考也妣
方氏繼汪氏寔生君君弱冠喪父母求善地卜葬不治

他事久之稍出遊至松江夢中恍惚得奇兆曰天謂我
當立業此地乎遂徙居青浦之青龍鎮不置別業於嘉
定槎溪常扁舟往來其間性惆悵好施又不樂聞家人
產所居蓬閣觀黎匡亦締几與山僧道流談論終日常
曰人生旦暮耳兩眉間幾何着得許愁耶喜請左氏傳
斟酌文公家禮行之於家與人未嘗為翁之然薦紳
先生多慕從之遊雅好佳山水願以此生遍歷名勝少
抵落伽山望九華登五臺二十年足跡幾遍天下渡海
還頭風并我覆獲免下五臺跌足坎窞有老僧掖之出
忽不見蓋屢得神助云天性尤孝友汪穉人老病目盲

不見物君早夜哀籲于天祇母目瞭焉如故人以為至誠之感叔士彥客死喪不得歸君扶載營祖域葬之具他轍行甚多戊戌始援例遊太學六堂師儒聞君誼無不相禮重者不辜以己亥年某月日沒沒之日取平生書畫玩好一一檢視既與客歡飲至暮半夜披衣起端坐瞑目明發有僕請井上市販王某見君從吏平緋衣束帶若將之官者問僕曰君主人得官耶僕大驚數日王某亦死君為善于生平不得志早發豈沒而天吏憐之耶嘗疑陰陽變化之理誕妄難詰以君之行事考之傳聞亦安在其不可據也君生某時歿某時某月日得

年僅五十子三人莫蘇州吳縣銅井山原銘曰

屢危不危若有持之宜享其年乃終于斯履道坦：德
義無虧天運難促令聞則垂有子哀慕久而乞辭吾銘
之石以慰其思

誥贈秘書院侍讀徐公行狀

歲己亥方藹典同邑今祭酒徐君元文偕薦南宮及廷對

世祖皇帝親擢祭酒君第一時祭酒君尊人坦齋公暨顧太安人皆在養伯兄乾學仲兄秉義為諸生有穀一日

世祖坐便殿召侍臣後客宴語次問祭酒君有親乎兄弟幾何人祭酒頓首具對

上曰孟子所謂三樂爾有其一矣一時同朝皆以為榮不二年

世祖晏駕越五年丙午公亦歿其兄弟用是大戚故公之葬不能詮次行事以乞碑誌之文又三年己酉仲舉於鄉伯既前萬唐成復登進士第三人授翰林院編脩而祭酒君亦遷令官於是始列公行實而第茲請方萬為狀按公諱開法字茲念世為崑望族五世祖中前明刑部主事生交河主簿一元交河生封翰林院檢討汝龍檢討生太僕少卿應聘太僕生太學承美娶潘孺人是生公公少而孤即能自立弱冠補博士弟子直廩慨負才任氣尤好振人之急明思宗初邑武陵相羅職家居子弟慕橫公師茅君蘭者以他事觸相君怒

一日過其門舍中兒戲君蘭幾殆公大會諸生切責相
君未幾相君果敗公由此知名邑之貧士待公舉火者
常十數家人或負其責貧不能償合券焚之後弟為人
齟齬詣公廷白其寃至嘔血公與人仇與易為睦睦人
知其無他腸卒稱為長者既屢應省試不售遂入太學
願不喜為章句獨精燕司馬通鑑著有甲子會紀考証
明三百年間才消長錢穀盈絀之數尤所諳悉東南
苦賦役漕事尤壞公歷考治漕故規以及敝政附以己
意曰漕政考要又言於當事宜倣耶律楚材舊額量為
減損以甦蘇松之民言雖不用聞者疑之報帝南還用

特薦為明經角巾儒服叩軍門條上便宜數事不見省
錄公知事不可為遂謝病歸而明公亡矣公丁鼎革家
益落既負才不見用益默無所發舒則專意課教其
子編脩君兄弟皆類異公程督之不少貸海小試候門
外求則令誦所為文文即善乃喜或不善則對眾譴訶
之誦讀之暇舉古人言行可為法戒者曰若輩當為此
不當為披祭酒君既入仕公寓書勉以忠孝大旨語尤
切至間一至郡城視祭酒君候問畢輒詢所習國書若
何言不及私甥望騎馬過慈仁寺見靡麗物屏不視曰
吾以儉德教兒曹耳及歸里益務為德操鄉邑人有婚

家貧逐其壻飯牛以女嫁富人令還其壻為其婚禮嘉定有女貴之娼家而隸某副將麾下具金贖還之諸生有非罪頌繫者連糧遠赴刑部者或言之上官或代之輸納皆寬其絛絃謂編脩君等曰吾以佐若輩所不逮也蓋公之一言一動不忘教其子如此自編脩君兄弟未通顯時即翕然負當世威名迨相次進用士無賢不肖益復奔走輻輳難為文章官人皆信其才可大用國家一旦有緩急可屬任者必徐氏兄弟而推原所自必奉手公昔王通往隋之末隱居不仕教授河汾而其門下房玄齡魏徵王珪薛收之徒悉為唐名臣人謂通之

學至異代而大顯莫不稱其善教然通之及門合天下
之英材而公直聚之于門內天倫骨肉之間兄弟濟
奮身

興朝上勳

人主下傾海內凡其生平以不得志不見用者今將予
其子盡發之雖天之產才特異而公善教之功亦豈可
泯哉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皇國生才之難而成就之尤
不易也故方為狀公列其大者獨於教其子特詳公生
於甲寅得年若干初封翰林院脩撰再贈內秘書院侍
讀坦其別號某月日葬大虞浦之新阡子四人長編

脩若次孝肅次祭酒君俱願太安人出次亮采尚幼側
出女二人一通陸某一通中書舍人申穉孫男女若干
人謹狀

刑部尚書濟陽艾公墓誌銘

代山東馮國老撰

康熙十五年秋七月刑部尚書濟陽艾公歿于位
上震悼勅所司予祭葬如制孤汝穀扶喪東歸越明年
某月日葬公墓所遣使詣予為銘予鄉距公近又同舉
南宮先後入史館公位列卿而予濫厠政府知公者莫
如予其何敢辭公諱元徵字長人中順治丙戌科進士
選內國史院庶吉士歷內弘文院檢討左春坊左贊善
內國史院侍讀左春坊左庶子內秘書院侍講學士東
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改內國史院學士兼官如故戶部
左右侍郎吏部左侍郎進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尚書

公少為諸生有本志在翰林教望蔚然

世祖皇帝器之簡置左右又得教習諸庶吉士

今上即位游歷鄉貳所至裨益甚多既居憲府以為古
者諫無官自公鄉至矇眊無人得盡言於上今雖臺
省臣許上書論事而已御史大夫臺官之長也長而不
言誰當言者于是毅然引為己任常以為君之道無大
法祖勤民首言

皇上太孝纂脩

太祖

太宗聖訓昭示中外獨

世祖在御日久武功文德未有撰述乞命史官取十八年以來

上諭及用人行政諸大端彙為一書令子孫臣庶永垂法守時論題之繼言

本朝勤恤小民不為不至而閭閻日困則以病民事尚多過者

嚴諭直省通行清丈本欲使無曠土而有司邀功喜事以蠲荒增賦為常一經報聞不論荒熟責民承佃耕種以致民苦乞賠為害亡已不可不急除又夏稅秋糧古今定制正為糧從田辦必待收成時始可責其輸納方

今一遇開徵便督十分全完者黃不接小民何所措手
應復舊制為宜矣

國家養兵歲費數百萬皆取諸民甚非可久之策漢唐
歷代屯田之法其在臣謂內地兵民間穠荒熟交錯倉
卒行之猶恐其難若各省邊荒所在及時經理牛種農
器築壘所需一切預備專責成兵開墾斷無侵占民田
借夫括牛舍熟畊生田荒賦在之弊且各屯俱屬荒遠
不毛之土有無開墾一望便知所用銀兩絲隻按兵給
糈寬其還官之期以三年起課時扣除作餉銀銷算又
無贍顧推諉有名無實冒領捏報賠累無窮之弊舉行

既久一方之食足供一方之兵真萬世之利他如安民生必飭官方請嚴督撫考成之法衛良善必詰在暴請重處棍害民之律敦本務必黜奇邪諸嚴左道惑衆之禁每奏一事

上恒為之動容時

上將謁

孝陵公言

鑾輿遠幸宜審萬全意外他虞豈可不慮告成之典行之於

廟廷展孝思萬不獲已前代固有親王代祭之例復當

上前力陳不宜輕出其語激切無諱有人所不敢言者
上雖不從亦未嘗以為忤世人動云進言之難觀公之
事

上與

上之待公非所謂君明臣直者乎何其盛也其為刑部
尚書競守成憲罔敢尺寸出入

上如天好生法司奏殺人命重情多所寬宥公體

上意凡事為主寬大時有洋犯發寧古塔為奴會赦當
免衆謂所犯罪重不應赦公奏諸犯過赦千載一時不
當不應赦不應赦卒免之與同列論事未嘗詭隨即不

合自為一議上或被詰問亦無回撓臨沒前教日猶草
奏欲有所言得疾不果公之天性忠直不肯少卹其私
類如此也於戲人臣事君莫不欲竭智盡慮抒其一德
而常患不逢其時公起

昌朝遭

聖主前後建白不啻數十萬言雖間有未盡施設要無
不關於國是民生者昔魏弱翁為漢相好觀漢故事及
便宜章奏數採漢興賢臣賈誼晁錯董仲舒等言次第
奏行之予蒙

國厚恩儲位於此竊慕古人風義思一效其所為而有

志未達此所以執筆者公而不禁咨嗟太息也父氏始
春秋齊太夫艾孔其後散處齊魯燕趙間公遠祖子敬
來居濟陽數傳至省祭公含英省祭生鄉耆公試御省
生處士公嘉猷處士生沙河公履即公考也以公貴兩
世俱贈通奉大夫吏部左侍郎加一級祖妣曲氏妣孫
氏俱贈夫人公生某年月日享年若干娶董氏繼曹氏
俱贈夫人再繼張氏王氏子一即汝霖官廕生娶郝氏
公居家篤行仕宦三十年被服如儒素予不具論論其
立朝之大節亦公之志也銘曰

父公長者德器無雙幼少文言不輕揚衆人視之鋒

侯東陽及入殿廷端笏而議其口懸河其腹篋笥衆人
視之汲黯陸贄一月之間不見公書百條驚問公豈忘
歟須臾公至封章是俱惟

帝斯聖惟公斯直公曰吁哉論諍臣職

帝曰俞哉昌言予亟公之立位夙夜在公公之憂國心
常忡忡既歿猶視鬼神所恫高苑故墟濟河之族爰勒
此詞用垂憶祀匪阿其私以箴百爾